



街谈物语

□ 车海凤

从朋友家出来，已近薄暮时分。远近高低有稀落的灯光亮起，像茫茫海面上朦胧的渔火的睡眼。空气中偶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我裹了裹围巾，一头扎进夜晚的寒潮里。

天气真的好冷啊。我靴帽齐整，全副武装，只留两只眼睛探路，仍免不了受到那吹着嘹亮口号、无孔不入的寒潮的袭击。沿着平整的街道低头走着，一抬眼就见左侧行道树下摆放了几箱海鲜。它们袒露在临街店铺门口窗内渗出的灯光里，可以被轻易地分辨出各自的种类及品相。我巡视一番，便在盛有几条牙片鱼的保温箱前定站住了。我弯腰细细打量这几条鱼，只见它们深灰色的背部油光光滑，银白色的腹部莹莹发光，侧扁的身体肉质紧致，富有弹性，每条足有斤半重。我挑了两条正待问价，却发现近旁只有一台陈旧的电子秤。“咦？卖家呢？”正疑惑时，停在路旁的一辆白色面包车的驾驶室里传来了俏皮轻快的笛子吹奏曲。我好奇地循声而去，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正对着面前打开的琴谱，十指翻飞，横笛轻吹，怡然陶醉。

能在不经意的行走间听到一段亮丽的笛音，实属一种美丽的遇见。那笛音时而清脆激越，如鸽鸣九天；时而平缓舒畅，如月下清风；时而宛转飘荡，似花飘水上，空谷回音。它们拂过我拥挤蒙尘的心田，洗去疲于奔命的凄惶和肤浅，勾起我无尽的遐想和回味。它是来自细雨霏霏、绿柳含烟的江南溪畔，还是来自蓓蕾初绽、嫩芽新吐的北国林野？竟然瞬间可以把萧杀凋零的冬日暮色渲染得如田园般诗情迷离，让人沉醉。

或许是我的驻足聆听引起了少年的察觉，他停止吹奏的曲子，探出身，纵身跃下驾驶室，热情地问我：“阿姨你要买海鲜吗？”“嗨，你的鱼都游走了呢。”“阿姨真幽默！”他羞涩地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拎鱼、过秤、报价、打包，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少年把鱼递给我，又转身接待其他几名前来采购的顾客。

走出了一段距离，我似乎在凌厉不休的寒潮中仍听得到隐约的笛子声，声音飘忽不定、若有似无。我不禁诧异，这个少年何以在商业角逐日趋激烈的今天，依然可以保持内心的明净、清澈？以我半个世纪的人生履历，也领略过某些人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承蒙过巧舌如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端游说，但这个少年给予我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是罕见。是他涉世尚浅，少年不识愁滋味？还是仅是假期打工，帮衬家用？

正想着，我的心头豁然一亮。“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这个少年通过笛声在凛冽冬日里所传达的生命态度不是正同唐代诗人吕岩与杜鹃的两首《牧童》诗的意趣如出一辙吗？笛声悠悠，绵延回响，吹出了上千年的情愫，它们越过了数个朝代的风雨沧桑，直抵人们柔软的心田。那是对真善美本色的呼唤啊！

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正迷失在名缰利索的尘网里，深陷在盲目攀比的牢笼里。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的时候，是否暂停匆忙的脚步，回望一下来时的路途，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我们走了这么远，是否还持有出发时的那份初心？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原来，圣人早已站在历史的天空，微笑着陪伴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

此时，风势稍减，一弯新月正挂在我遥望的天空上……



初一的饺子

□ 陆玉生

如今，我们进城住进了楼房，过年的习俗也省略了许多，惟独初一的饺子还和乡下一样，也是包了四样吉祥物。还记得那年初一，父母随我们在城里过年，早晨吃饺子时，一家六口围在桌前，和往年一样，老少都怀着期盼，祈祷着好运。首先，八岁的父亲吃到一块豆腐，母亲说：“你有福呀，摊上了当今的好社会，还有孝顺的孩子们。”父亲咧着没牙的嘴笑了，像一个半大的孩子一样。母亲也笑了，随着笑声她吃到了一枚花生米，寓意长寿。然后，妻子吃到了钱，我吃到了豆腐，女儿则吃到了枣，唯独儿子想吃到钱却长时间未能如愿。

儿子焦急的模样，让我想起我八岁那年初一吃饺子的情景。那天我吃了满满一大碗饺子竟没吃到一个钱，肚皮撑得鼓鼓的，但还想再吃两个。母亲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让我出去放个爆竹，歇一歇回来再吃。于是我就到院里放了两个爆竹，然后再回屋把碗里剩的两个饺子吃了。老天不负有心人，这次终于吃到了钱——一枚铮亮的五分硬币。我高兴得跳将起来。由于吃到这枚钱，我觉得那个年过得特别高兴，特别幸福。后来长大了，父亲告诉我，那次是趁我出去放爆竹，我妈特意拣了个包钱的饺子放在我碗里。

再说我儿子，那年他十二岁。听了我的故事后，他多了个心眼，尽管他也一心想吃到钱，却不愿大人给他同样来个调包计，所以他始终不离开座位，一直坚持自己往碗里挑夹饺子。正当他不抱希望准备放弃时，奇迹出现了，在最后一个饺子里，他吃到了一枚金色的硬币（黄色5角钱）。儿子举着钱高声大叫：“我和我爸爸的不一样，我是自己吃到的，是真的，绝对真，哈哈哈哈……”全家人哄堂大笑。

多少年过去，那欢快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马上又要过年了，今年这年有点不同以往，父母已过世多年，女儿出嫁了，儿子一家也因疫情三年没能回国。吃初一饺子的人，只剩我和妻子了。不过今年我俩已商量好，一定要包一顿像样的初一饺子，我总觉得，吃了初一的饺子，一定会脱离旧岁的晦气，迎来新年的吉祥。

五味评书

花了两个月的工夫，我拜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先生的27篇散文，不敢说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却是深得朴实淡然之要义，文风淳朴，文笔平实，娓娓道来，不加修饰，更无投机取巧之噱头。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大受裨益。文如其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行稳致远，要比卖弄本领、耍花枪玩心计来得更实在更走心。

27篇文章里，汪先生深情回忆了七年联大时光。总体看来，可以分为四类：写人，如《我的老师沈从文》《金岳霖先生》《吴雨僧先生二三事》《闻一多先生上课》等约10篇；叙事，如《泡茶馆》《跑警报》《新校舍》《晚翠园曲会》等约12篇；绘景，如《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观音寺》等约3篇；抒情，如《翠湖心影》《觅我游踪五十年》等约2篇。

汪先生叙事，题目简约而义丰。如《泡茶馆》，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内容丰富，写茶馆的位置、设备、老板、茶的种类、茶客等，为什么要泡茶馆呢？可以养其浩然之气；出人才；可以接触社会。思之，深以为然。汪先生绘景，独具匠心，如《昆明的雨》，开篇，宕开一笔，写菌子、写杨梅、写缅桂花、写莲花池，已经超越自我，走向自我，不是那种常见的见雨写雨，而是借物抒情，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是一种高明的写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汪先生抒情，别有味道。如《翠湖心影》。昆明

光阴故事

□ 潘云强

母亲是年画迷

母亲是年画迷。

大集在俺村东南边，离村子八里。上世纪50年代，从我记事起，每年到了腊月，母亲便会去集上买年画。

卖年画的地方与卖炮竹的摊位离得很近，往往是最热闹的地方。有的摊主把年画放在一个大长木板上，也有的人就没那么讲究，只要没雪或不湿，就在眼前的地上铺块草帘子和破布，把年画直接摆在上面。妈妈在买之前，一般要货比三家，哪个摊位的年画全、种类多、价钱便宜，她就会到哪个摊位上买。

领袖像是必须买的，母亲知道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她不是忘本的人。过去那一代人常说一句话：吃水不忘挖井水。在她朴素的思想意识里，毛主席是高于一切的，她会盯着毛主席画像，长时间端详，反复挑选。

春节祭祀，百姓多设天地君亲师牌位供奉。天地被摆在祭祀之首，这当然与古人将天奉为主宰神灵，以地配天、化育万物是分不开的。这里讲的祭祀天地，实际上指的是祭祀法力无边的神仙。因此神仙类的年画，也是母亲必须要买的，像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以及灶神、财神、火神、门神，一个不能少。关于神仙中的八仙，母亲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饶有意思的故事：在她不到一岁时，姥姥常抱着她玩耍，只要她扭头看看墙上贴的那张八仙年画，就会咯咯咯笑个不停，众人都感到十分诧异。蓬莱离母亲老家只有三四十里，后人有个会掐算的人蒙了一句：“这孩子大概跟八仙有缘。”母亲大了知晓此事，自己当家后，干脆每年都买一幅崭新的八仙年画，贴在家中。

传统民俗类的年画，最能反映各个时期和地域的百姓生活。最常见的有喜庆热闹的渔家乐、诙谐有趣的老鼠嫁女以及花样繁多的娃娃年画。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的婚，急于抱孙子的母亲，年年买大胖小子的年画。后来我们生了个女儿，母亲就买了一大摞大胖闺女的年画，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幅：一个扎着小辫的俊气小姑娘，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她的四周全是盛开的荷花，前面还有一对色彩艳丽的鸳鸯。妈妈喜欢这幅年画，说她的孙女眉眼真像这个小闺女，她把这张画贴到她的卧室里，一贴就是好几年。

戏剧年画属于文艺类年画，基本主题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京剧惯常称戏为“出”，故用京剧为主的戏曲改编的年画又称戏出年画。母亲挑选戏出年画格外用心，她通常买的有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空城计、玉堂春、三英战吕布、五虎将、群英会、岳飞枪挑小梁王等。闲暇时母亲还愿意唱两句。母亲也会买别的剧种的戏出年画，例如黄梅戏中的天仙配、昆曲的十五贯、越剧里的西厢记、梁祝等。吕剧是山东的地方戏，在胶东一带农村，春节常演吕剧，像墙头记、王小赶脚、李二嫂改嫁等，母亲买的也不少。

中国年画，是人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也是百姓眼中最喜闻乐见、最接地气的一种艺术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年画反映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脉络。同时，有着时间与空间属性的年画也是挂在墙上的教科书，一幅年画一段历史，一幅年画一个故事。母亲曾给我讲她喜欢年画的原因：因为家里穷，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很多

知识和礼仪，她是通过贴在墙上的年画明白的。年画中的那些正邪共存、血肉交融的故事，启蒙了母亲潜意识里对人性最初的认知，教会了她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而且这些传统年画中所表现的，无一例外都是人们对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也使母亲后来无论面对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都能乐观以对。正因为如此，她对年画的喜爱是从骨子里来的。她宁愿少买点吃的用的东西，也要买年画。

过完小年，年的气氛更加浓烈，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母亲领着我们，把屋子里的被褥等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把笤帚扎在一个大竹竿上，开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清扫。扫完灰尘后，母亲又开始揭去年贴的那些旧年画，贴上新买的年画。

贴年画，母亲讲究先来后到。先贴的是毛主席画像，要贴到堂屋的正中央，堂屋是家里平日坐着拉呱、商议事情的屋子，也是接人待客的地方。而后要贴神仙类的年画，一般选在一间空屋，客人来拜年要往这个屋子领，以方便人们磕头作揖，行三叩九拜的大礼。

妈妈贴年画，除了讲顺序，还不乏仪式感。她在贴年画之前，会用肥皂把手洗干净。在拿到画以后，先小心翼翼地打开，习惯性地用袖口在画面上蹭几下，生怕落上灰。在贴神仙画时，还会双手捧画，虔诚地先作几个揖，总之仪式感十足。

她总是把孩子拽到旁边，为她“掌”着眼，确保把年画贴得横平竖直，歪一点斜一点都不行。

新年画这么一贴，屋子显得干净又亮堂，增色不少，喜庆之气也油然而生。每到此时，母亲会轻轻叹口气，来一句：“一年过去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孩子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

贴对联福字相对简单一些，要大年三十贴，大门上贴对联或福字，粮囤贴上“五谷丰登”，猪圈贴上“肥猪满圈”，每个屋子高处都贴上一个“抬头见喜”的小长条幅。

年画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有生命力的。时代也会在年画上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与特征。时代不同，年画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随之变化。母亲喜欢英雄人物的年画，特别是部队的英雄，像董存瑞、邱少云、杨根思以及雷锋等。我记得有一幅年画是这样的：陈永贵头戴白毛巾，肩上扛着一把大镢头，后面跟着无数拿着农具的农民，那幅年画红旗招展，场面宏大，令人过目难忘。还有铁人王进喜搅动油池的画面，相信当时的国人都看到过，画面同样激荡着千钧之力，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母亲这一辈子，一直保持着春节贴年画的习惯。她去世那年，烟台市场上的年画品种很少，她知晓二姐要去济南出差，就把二姐叫回家，嘱咐她到外地替她多捎一些喜欢的年画。二姐也是为了让母亲开心，从济南返回烟台时，半夜时分专程在潍坊下了火车，去杨家埠亲自选购了一批年画。回来后，母亲高兴至极。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视力因白内障已很模糊，还是指挥孩子们替她贴上，这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后一次贴年画。我想，在母亲的感受里，年画绝不仅仅是一张纸质图片，而一定是承载着她一生沉甸甸的生活，她对自己的青春、对过往的欢乐与情感的凝望。

如今，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迎接挑战，春节也少有人贴年画了。我却难忘老妈年拿年画颤巍巍地站在高处，如梦如幻，依稀在昨天……

□ 林春江

恰同学少年

翠湖犹如杭州的西湖、济南的大明湖，湖水、柳树、红鱼，共同勾勒出一个“翠”。去翠湖图书馆看书，跑到翠湖茶馆临窗饮茶，嗑完瓜子把铁皮碟丢进水里，饶有趣味。听说没有水了，愤怒；有水了，高兴。真实而不造作，自然而然。

汪先生无论写老师还是同学，都能抓住人物特点，细致地去叙述。

沈从文先生不善于讲课，讲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学生听不懂。但他善于聊天，对学生的影响课外大于课内，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沈先生经常说一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我的理解是写什么人，说什么话。沈先生会给学生的习作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后找一些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给学生看；写得比较好的，推荐到报刊上发表。讲《中国小说史》，没有资料，就用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发给学生。这份热心、耐心、细心着实令人敬佩不已。想想自己，实在汗颜。

写金岳霖先生，说他很有趣，一只眼睛不好，走路深一脚浅一脚。教授里穿夹克的，唯有金先生一人，教逻辑学很有耐心，有问必答。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非常好问，却溺水而亡，金先生一堂课都闷闷不乐。金先生单身，养斗鸡，喜欢孩子，朋友多，重感情。林徽因去世后，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客，众人纳闷，他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金先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重情义、内心有爱、温和豁达的教授。

写闻一多先生，说他是“何妨一下楼”主人，性格强烈坚毅，目光灼灼，表情冷峻，留着胡须，抗战不胜誓不剃须。闻先生叼着烟斗上课，学生也可以吸烟；他讲古

代神话，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钉在黑板上讲画，有声有色，文采斐然。台下座无虚席，工学院的学生慕名穿越一座昆明城来听一个中文系教授的课，想想都令人神往。闻先生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这么做，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由此可见闻先生深厚的文学和美术功底，以及讲课的创新性。

其中也写到了几位同学，如蔡德惠、陆、朱南锐等。蔡德惠与世无争，恬淡自然，对世界充满温情。陆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喜欢泡茶馆，以兰花手拿烧饼，喝茶看书，却从未写过什么东西。朱南锐是个怪人，外文、古文都很好，家中在上海开钱庄，有点“小开”脾气，为人热情而好胜。这三位同学都是猝然离世，从题目《未尽才》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惋惜遗憾之情。

汪先生写人物，无论是联大教授，还是大学同窗，都是不夸张、不矫饰、不隐恶、不虚美，写真事、抒真情。他选择的素材大多是身边小事，可平淡淡叙的叙述中，却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非常有张力，让人如沐春风，看似普通，实则返璞归真。这种自然朴素的白描写作方式，正是他为人恬淡温和、闲适自然的写照。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汪先生如是说。我觉得，正是西南联大良好的学术氛围，才在短短8年中，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造就了汪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反过来，他们也成就了西南联大，铸造了西南联大的赫赫声名。

征稿启事

本报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作者投稿时请在文后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